

精印道書十二種

江東書局印行



252

7560

6136

孔易闡真卷上

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體述 門人沖和張陽全校閱 後學孫明空重刊

大象傳

☰上乾下乾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乾為天其德健上乾天下乾天是天之一氣上下流行不息行健之象也君子有見于此知人資天之氣而始即有此天之健德此德本來流行不息無一時間斷因交後天棄真入假健非所健有時間斷矣以是假天之行健借假修真於後天中返先天自彊不息焉彊者剛強不屈萬物難移之謂若能自彊則正氣常存內有主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禮不履非道不處非義不行順之逆之彊而無處不在彊而無時或息其行與天為徒矣但世之彊者有矣彊而為物所引用之於外者有矣或能自彊始勤終怠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亦有矣自強實落工夫全在不息若稍有一點懈怠稍有些子私欲不得謂彊亦不得謂自彊惟不息之自彊方能造到渾然天理堅剛不壞永久長存地位夫天者命也命者健德即本來一點浩然正氣因其無影無形活潑潑流行不息謂之氣因其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謂之健因其主宰萬有為陰陽之祖造化之根謂之命氣也健也命也總一彊也一自彊不息而造命之功盡矣此法天之學也

☷上坤下坤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為地其德順上坤地下坤地上者地之高下者地之低是地勢隨高就低坤順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資地之氣而生即具此地之順德因其知識一開誤用聰明順非所順順其氣質之性失其至善之性內而不能虛已外而不能容物以假為真以苦為樂終歸大化以是法地之順道而厚德載物

焉。厚德即順德。順德厚德。即內虛外實之德。惟順能虛。惟厚能實。內虛者虛心也。虛心而能容物。外實者實行也。實行而能應物。容物應物是能載物。物無窮而載之亦無窮。其德愈載愈厚。愈厚愈載。君子能載物。君子有厚德也。但載物順境去的。逆境去不得。不謂之厚。外面強行。內裏不虛。亦不謂之厚。載物之厚。德須要在真履實踐處做出。如人罵也。受的人打也。受的。至於艱難困苦。疾病災患。一切不順。境遇無不一受之。亦若地之山嶽之重也。受的。河海之決也。受的。草木之傷也。受的地之厚德如是。君子之厚德亦如是。地之載物如是。君子之載物亦如是。一厚德而脩性之功盡矣。此法地之學也。

☵☵ 上坎下震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屯者。屈而未伸之義。上坎水下震雷。坎言雲。而不言水者。雨自雲而降。雷在雲中震動。已有雨意。未至雨時。正陰陽搏結。將通未通之候。屯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先天一點陽氣。為後天陰氣所陷。雖有發現之時。屯難不通。若無扶陽抑陰之功。難得易失。當面錯過。以是因其所發。而經綸修持。焉經者。整其緒。調和陰陽是也。綸者。理其條。加減進退是也。經而不綸。不能成物。知藥物而不知火候。不能成道。當一陽生於坎地。正陰陽交接之關口。生殺相分之要津。可凶可吉之時。脩道者。急須下手。扭轉旋環。謹守靈苗。不使陰氣稍有侵傷。漸生漸採。十二時中。無有間斷。經之綸之。進退止足。毫髮不差。雖始而陽氣不遜終。而陽氣舒暢。亦如雷震於雲中。甘露自降。所謂昏久則昭。明者是也。

☶☶ 上艮下坎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者。無識無知。脩養之義。上艮山下坎水。坎言泉。而不言水者。山下之泉。即是水。山下出泉。泉得山養。為有本之水源。遠流長通。行無阻。蒙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欲行德於外。先須養德於內。若不養而即行。則行而無本。中無主宰。必傷其德。以是微泉之出。山無阻。而果行。法山之養泉。敦厚而育。

德也。坎中一陽。係天一所生。乃生物之祖氣。所謂天德者是也。此德隱於後天之中。一切常人。順其後天。棄其先天。多不知育養。修持漸次。消耗自傷性命。若有醒悟者。截然放下。育於內。而行於外。育以濟行。行以驗育。內外兼脩。育固養行。亦養一德之不育。果行須要無一行之不育。育德須要育到如山之不動。不搖。方是育之至。果行須要果到如泉之晝夜流通。方是果之至。行果德育。盡性了命。渾然天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蒙之所以貴也。

☱☱ 下乾上坎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需者。有待之義。上坎水下乾天。水氣自地而升於天。上則結而為雲。雲生天上。其雨可立而待。需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不能成其大道者。皆由性躁行偏。陰陽不和之故。以是飲食以養陰。使陰去。濟陽宴樂。以調陽。使陽去。就陰。陰陽相和。生氣內藏。無中生有。不待勉強。自然而然。蓋以天地之氣。網緼甘露。自降。陰陽之氣。交合。黃芽即生。曰飲食者。養身而身無傷也。曰宴樂者。養心而心無累也。身心有養。還丹易結。所謂煉已待時者。不在此乎。

☰☰ 上乾下坎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訟者。辨論是非之謂。上乾天下坎水。天至上。水至下。天與水違行。而不相合。訟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暴性陰謀。爭勝好強。為應事接物。招禍之端。稍有不謹。外而傷人。內而傷己。以是作事而謀之。於始不爭。訟於人。而自訟於己。焉事不。一事不作。凡日用常行。修道立德。皆事也。作事不謀於始。則見理不明。必作之不當。性躁行偏。險事隨之。惟謀之於始。可作者作之。不可作者止之。謹之於始。自能全之於終。蓋作事者。健行也。謀始者。防險也。謀而後作。不輕於作。天下無不可作之事。天下亦無不可成之事。噫。躁行即違行。行險即招險。作事能謀於始。人心漸去。氣質漸化。以己合人。物我同觀。有何。

違行之事哉

上坤下坎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師者以一而帥眾也。上坤地。下坎水。是地中有水也。地勢厚大。水性滋潤。地中有水。以一地而容眾。水以眾水而潤一地。此師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身如邦國也。人之心如君也。身中之精神性情。氣如民也。性中之仁義禮智信。如眾也。此民此眾。為人生之本。不可不保惜之。以是容民以固根本。畜眾以禦外患。焉然必先容民者。先治內也。後畜眾也。後治外也。治內以禦外。治外以安內。內外相濟。縱橫逆順無不遂。心師之道如是。君子容畜之道亦如是也。

上坎下坤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此比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天下大矣。一人之施治有限。安得人人而親之。以是建萬國。封諸侯。與朝覲之典。親諸侯。使諸侯各親其國。民於是施治不能及者。而亦及之。遠民不能親者。而亦親之。特以親諸侯。即親萬民耳。脩道者。明陰陽五行五德之理。使各居其位。如建國建諸侯也。使陰陽調和。五行一氣五德相合。如親諸侯也。五行攢而五德合。萬緣俱化。萬善同歸。如親諸侯親萬民也。卦體坎中一陽居子中。正尊位。即道心耳。道心發現。仁義禮智根於心。萬理紛紜。渾然天理。大地裏黃芽長。徧滿世界。金花開。縱順手拈來。俱是靈藥。亦如水流地上。無處不通。先王親諸侯。修道者親萬善。同一理也。

上巽下乾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解燥所養者少。小畜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盡性至命之學。乃竊陰陽奪造化。轉生殺。扭樞機。大事非得心傳者不能行。但大畜不能。亦須小畜。以是懿文德。焉懿者美也。妝飾之謂文者。風儀云為之文。威儀云為。雖非修德之大事。亦脩德者之不可忽。如應物平順。執事恭敬。動作詳細。言語謹慎之類。藏其剛而用其柔。瞻前顧後。從容不迫。自無躁動失德之行。亦如風吹天上。燥氣悉化也。脩德而至躁氣悉化。能小畜而即能大畜矣。

上乾下兌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者登進也。上乾天下兌澤。天覆澤而澤仰天。是上下有一定之位。不得混亂。此履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大小有分。尊卑有別。不得以上為下。以下為上。以大為小。以小為大。以尊為卑。以卑為尊。以是辨別上下之位。定其民志。使不得妄想過履耳。陽為君。上也。陰為民。下也。能辨上下。則是非邪正已明。非禮不履。扶陽抑陰。修直化假。內念不生。外物不入。萬有皆空。一切俗情塵緣之志。於是乎定矣。卦象兌為陰金。妄情也。乾為陽金。直情也。以陰履於陽下。以陽履於陰上。妄情不起。真情常存。真情者無情之情。以無情制有情。如捕捕鼠。如湯澆雪。片餉之間。炎變為福。民志定而無敗道之物。方且漸履於剛健中正純粹之精矣。但定民志。全在能辨上下。辨的一分。定的一分。辨的十分。定的十分。稍有些字辨不明。即有些字定不得。故聖人盡性至命之學。先要窮理也。

下乾上坤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同裁。相音象。泰者通也。上坤地。下乾天。天氣自下而上。地氣自上而下。降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萬物發生。泰之象也。元后有見於此。知天地陰陽相交而萬物生。人之陰陽相交而萬化安。以之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焉人秉天地陰陽五行之氣而生身。身中即具此陰陽五行之氣。此氣在人身中發而為五

德五德其體有自然之道不待勉強所謂率性之道也。后明五行相生之理使仁義禮智信一氣流行。裁成乎天地生人自然之道。五德其用有當然之宜不可偏執。所謂脩道之教也。后明五行相尅之理。使仁義禮智信各得其當。輔相其天地賦人當然之宜。裁成其道。輔相其宜。凡以為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以左右斯民。使人人皆以天地之道為道。以天地之宜為宜。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卑噫誰無天地之道。誰無天地之宜。特惠不能裁成。不能輔相。果能裁成之。則先天可全。果能輔相之。則後天可化。先天全。後天化。其體自然。其用當然。五行一氣。五德混成。性命凝結。方且與天地同功用。與天地同長久。其泰為何如哉。

☰上乾下坤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

否者塞也。上乾天下坤。地氣自下而上升。天氣自上而下降。是天地陰陽之氣不交。萬物閉塞。否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天地陰陽不交。則萬物藏。人身陰陽不交。則天真傷。以之隨時收斂。儉約其德。自辟其難。不可榮以祿也。儉德者。黜聰毀智。韜明養晦。暗後天。保先天。不使些子客氣雜於天真之內也。蓋人一文後天。假者來而真者去。心為物誘。性亂命搖。否莫否於此。難莫難於此。若不知早辟。稍有此子名利之心。聲色之情。愈致其否。傷生害命之難。焉能免諸。不可榮以祿。正以見榮祿且不動於心。而况小貨小利乎。儉德二字。包括甚多。其功甚細。一才一智。皆必藏之。如壁列萬仞。物我兩忘。有德而不知其德。若知其德。便不為儉。因其不知德。方能不可榮以祿。祿不可榮。其難自無。其否自去。始雖陰陽不交。終必陰陽相合。儉德辟難之功。豈小焉哉。

☰上乾下離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同人者。與人相同也。上乾天下離。日即火也。天無物不覆。日無物不照。天與日同處。公而且明。同人

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應世接物。貴乎能同於人。尤貴乎不苟同於人。以是類族辨物。為類者。同一其類。族者。各一其族。如人高低貴賤。皆有其族。君子於各族。皆一類視之。無一不同。辨者。分別也。物者。邪正善惡之物。君子於物。而必辨之。無敢苟同。類族。所以法天之無私。辨物。所以儆日之明照。既無私。又明照。天下無不可同之人。天下亦無苟同之物。蓋君子同以道。而不同以心。同以理。而不同以人。所謂和而不流。羣而不黨。天日之同物。如是。君子之同人。亦如是也。

☲上離下乾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大有者。有之大也。上離火。下乾天。是火在天上。天得日而生者。眾。日在天而照者。遠。無物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有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天命之性。渾然一理。萬善畢集。本大有也。因交後天。知識一開。先天受傷。由是善惡相雜。大有者。而小有。小有者。而無有矣。以是惡念一起。則遏而止息之。善念一開。則揚而滋長之。順乎天。而休美其命焉。命之不休。由於不能順天。不順天。由於不能遏惡揚善。若能遏惡揚善。久而至善無惡。正氣常存。仍還當年完全。全天命之物事。無者有。而有者大矣。人生在世。惟命最大。有命則生。無命則死。不能休命。雖外之萬有。皆屬虛假。蓋天之所命於人者。一善而已。能休其命。即是順天。順天。即所以順命。休命。即所以休天。有天有命。有之最大。但有天有命。全在遏惡揚善。工夫。遏惡揚善者。明也。順天休命者。健也。以健為體。以明為用。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由明明德。而歸於至善。渾然天理性。定命凝。有莫有於此。大莫大於此。世間一切身外之有。焉得而比之乎。

☷上坤下艮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稱音稱。去聲。反。

謙者。有而不居之謂。上坤地。下艮山。是地中有山也。山本高地。本卑。以卑而蘊高。外虛而內實。謙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高傲之心多。卑下之心寡。所以居心行事。每每不平。以是裒去其高傲之多。增

益其卑下之實。應事接物之間。稱其物之高低貴賤。大小輕重。因事制宜。而平施之也。蓋以能謙之君子。有才不恃。有德不居。無我相。無人相。傲氣悉化。其心常平。心平自然。應物亦平。內平外平。其德日高。其心日下。外不足而內有餘。謙之受益多矣。

上震下坤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者樂也。上震雷。下坤地。是雷出於地。奮發而升。陽氣通和。萬物無不為之爽暢。豫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德者天之所命。為人生之根本。不可不樂於脩為。以是作樂。以崇其德焉。樂所以和德。德所以成樂。若不崇德而作樂。是謂苦中作樂。惟借樂以和德。其德愈崇。借德以作樂。其樂愈和。德樂相符。是謂真樂。其樂音之殷盛。足以薦上帝。配祖考。蓋上帝之所喜者德。祖考之所悅者亦德。薦上帝以德。薦也。配祖考以德。配也。作樂不失其德。是不違其上帝。不忘其祖考。不違上帝。答天也。不忘祖考。報本也。夫人之有生命。受於上帝。形本於祖考。形所以載命。命所以全形。形與命兩不相離。報本即是答天。答天即是報本。答天報本。神鬼皆樂。而人焉有不樂崇德作樂之效。有如此人。何樂而不崇德哉。

上兌下震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隨者就其時也。上兌澤。下震雷。是澤中有雷也。雷主動。澤主靜。動入靜中。陽氣暫時休息。有不得不靜者。隨時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先天一點真陽。為後天陰氣所蔽。性為情移。如震家之物。而為兌家所有。若欲復之。舍隨道餘無他術矣。以是嚮晦入宴息也。時晦亦晦。借陰養陽。不敢妄動。煉已待時。當宴息而即宴息。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特以震入於兌。殺氣正盛。生氣正弱。晦之極矣。若冒然下手。不但生氣不復。反助殺氣猖狂。惟嚮晦而入宴息。動之必先靜之。陽隨陰而陰即隨陽。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上艮下巽

山中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者事有壞也。上艮山下巽風。是山下有風也。山能養物。風能鼓物。鼓起而養。此飭蠱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精神如民人之天真。即德。其天真有蠱者。皆由不知振發精神。以脩養耳。以之振起精神之民。育養天真之德焉。振民必如風之自下而漸上。自卑而登高。育德必如山之穩定。以生物敦厚。以養物能育。則精神愈振。能振則天真得育。振之育之。未蠱者可以保。已蠱者可以飭。漸次而入。愈久愈力。必將進於至善無惡之地。何蠱之有乎。

上坤下兌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臨者以上而臨下也。下兌澤。上坤地。是澤上有地也。澤無物不浸。地無物不載。既浸而又載。澤得地而所浸者多。地得澤而所載者廣。此臨人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教化不可不興。民命不可不立。以是法澤之浸潤。教民不倦。思而教之道。以禮漸次感化。教無窮而思亦無窮。必以易風移俗。為歸着。法地之廣。生容民不苛。保而容之。省刑法。薄稅斂。豐衣食。如保赤子。容無疆而保亦無疆。教之有法。保之有道。上順下而下悅。上下一心。熙熙皞皞。太和氣象也。此有位之君子。則然。若夫無位之君子。教人保人。亦不外此。君子之誨人不倦。立言著書。願人人為聖。個個成道。亦教思無窮也。君子之量。包天地。人我同觀。無物不容。無物不愛。亦容保無疆也。不論有位無位。總以生物為心耳。

上巽下坤

風在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者觀望也。上巽風。下坤地。是風行地上也。風行地上。所到之處。無物不隨之鼓舞。如有所觀。而感化此觀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一方有一方之風氣。一方有一方之性格。不得執一法而教化。以是省方

之風氣觀民之性格隨方設教因人開導亦如風行地上隨高就低東南西北皆不得得風之鼓物如是先王之設教亦如是凡有教人之責者須當效先王省之觀之以教人方能人為我感矣

上離下震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噬嗑者口食物而合也上離火下震雷隨雷之火為雷是雷電一處雷以震物電以照物刑中有德故中有生如口食物必合動不妄動動而必明其滋味此噬嗑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強暴兇惡之徒多蹈於死地而莫可逃者皆由不知有罰法也治律條象明輕重大小之罰使人知其罪不可犯果有不服王化明知故犯量其輕重大小之罪勅其一定之法使人知法不容逃光明以示之後威以刑之生殺分明刑德兩用在執法者不濫刑在受法者甘於死彼此無間噬而嗑矣罰也法也皆先王以明勅之無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凡用法者須當效先王先明後行庶不誤傷其性命矣彼世之妄想成道者不能先窮其理冒然下手入於傍門曲學着空執相欲求長生反而促死其即先王之罪人亦係噬而未噬空空無物何益於事乎

上艮下離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賁者飾也上艮山下離火是山下有火也山下有火而凡山下之物皆露其光以火照山賁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山下之火其光不大人之才缺其見不遠以是於庶政之易事而脩明之於折獄之難事無敢強為庶政即風俗利弊錢穀詞訟之類庶政之真贗顯而易見不難修治即有錯誤猶能更變至於獄事性命所關幽隱難辨稍有不明殃及無辜非督察秋毫者不能折之無敢折獄亦重性命之意也脩道者之用明亦不外此理應世接物日用常行之事如庶政也盡性至命幽深奧妙之理如獄事也應世接物人道也盡性至命天道也人道顯而易見稍有才智者即能辨之至於天道必須真師

上艮下坤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口傳心授大悟大徹方能折辨不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利己兼能利人為功最大若無師傳妄猜私議而強折之毫髮之差千里之失誤人性命何敢折乎無敢二字是聖人教人養小朋而漸求其大朋不可恃小明而壞大事自惑惑人也噫小智小慧之誤人甚矣哉

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者消去也上艮山下坤地是山附於地也山本高地本低以山附地去其高之有餘厚其低之不足剝之象也為上者有見於此知山不附地則山不着實上不厚下則上不安居以是剝上厚下使在下者皆得其所焉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而在上者亦安其所居之宅行無為之治矣脩道之士有才智者亦上也無才無智者亦下也有才不恃有智不用剝去才智之有餘就於才智之不足以高附低以實居虛則高為真高實為真實化假為真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安居其宅不為客氣所傷矣夫仁者人之安宅也剝上厚下顛倒之間剝即變復復則能依於仁生機回轉性命有賴厚下安宅天機畢露矣

上坤下震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者返還也上坤地下震雷是雷在地中也雷為至陽之物陽動於地生機回轉則萬物生先王有見於此知天之陽氣回轉則萬物蘇甦人之陽氣發現則生機返還以是於冬至之日閉關商旅不得行而貿易元后不得出而省方凡此者無非使人做法天地之復養此一點生機不得稍有傷損耳生機者何機即人本來秉彝天良之心為生物之祖陰陽之宗一落後天為氣質所蔽不能常現間或一現此即陰中返陽之時也惟此一時難得易失人多不知當面錯過所以陰漸長陽漸消陽盡陰純有死而已至日閉關者欲人人在陽復之時養陽也商旅不行者使其不得務於外假有傷內真也后不省

方者使其不得明於責人。暗於脩己也。一閉關而謹慎嚴密。內念不生。外物不入。陽氣焉得而滲漏之。先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有如此脩道君子。煉己持心。虛室生白。生機回轉。急須收入造化爐中。防危慮險。謹封牢藏。由微而著。必自一陽而漸復於六陽。純全亦即先王至日閉關之意。蓋以此一陽來復之時。為生死之關口。得之則入於生路。失之則歸於死路。閉關者。閉其死戶也。死戶閉而生門開。天借人力。人借天力。天人合發。則一時辰內。管丹成。不待三年九載之功。其如人多不求真師口訣。每每當面錯過。可不悲哉。

三三下乾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无妄者。无妄心妄行也。上乾天下震雷。是天下雷行也。雷順天時而動。萬物即與之俱動。雷无妄而萬物亦无妄。此无妄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天之生物者時。聖人之養物者德。以是茂其至誠。无妄之道。成己成物。對乎天時。育養萬物。使物各正性命。亦皆歸於无妄耳。茂如茂盛。推而廣之也。對如對面。兩不相悖也。能茂對時。並行而不相悖。育萬物。而萬物皆得其所。育對時之行。與天同功用。與雷同動靜。焉得而有妄哉。脩道者。火候又鍊不差。進退急緩得法。亦茂對時也。攢簇五行。和合四象。渾然一氣。萬理畢集。亦育萬物也。對時育物。物物含真。皆歸无妄。天雷无妄如是。先王无妄亦如是。脩道无妄亦無不如是。无妄之道。一對時而盡之矣。

三三下艮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行。以畜其德。識音志

大畜者。積聚大也。上艮山下乾天。是天在山中也。天大山小。外小而內大。此大畜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不能增益其德者。皆由自恃才智。自高自大。不知做法。古聖先賢之故。以是多識前人之言。往古之行。擴充識見。以畜其德焉。聖賢心法。命脈皆藏於經書之中。前人之言。言其德也。往古之修行。

其德也。若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晤對聖賢。所言者皆前人之言。所行者皆往古之行。言行無虧。其德日蓄。日大方且盡。性至命。性命俱了。與天同長久。與山同堅固。其畜之大何如乎。

三三下艮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頤者。腮頤。取養之義。上艮山下震雷。是山下有雷也。山本靜。雷本動。以靜養動。動本乎靜。如口上靜下動。靜以待動。頤養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口為出納之官。是非之門。禍福之根。以是慎言語。節飲食也。言語者。心之聲。言語正則心正。言語邪則心邪。一語必有益於世道人心。而後出。不敢妄發。言語必謹。飲食者。身所貴。飲食當則益身。飲食不當則傷身。一飲一食。必須察其來由。可否。而後用。不敢過食。飲食必節。謹言語。則心有養矣。節飲食。則身有養矣。身心俱得其養。內外無傷。性命可脩。所謂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也。

三三上兌下巽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大過者。大之過也。上兌澤下巽木。澤性下潤。木性上升。澤上于木。反能滅木。木下於澤。反能澤滅。此大過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澤之浸潤。大過能滅其木。人之才智。大過能傷其德。以是法澤上於木。獨立而不懼。微木下於澤。避藏而无悶。立大過人之志。成大過人之德焉。蓋以脩道君子。以性命為一大事。俯視一切。萬有皆空。如澤之清。塵緣不染。借世法而脩道法。獨絕調生。死不變。立乎萬物之上。而不懼如木之柔。有才不恃。有智不用。被禍懷玉。韜明養晦。不求人知。隱避深藏。而无悶。不懼者。萬物難屈。志氣大過乎人。无悶者。妄念不生。循養大過乎人。惟其不懼。无悶。故能成世間布有之事。而為人人之所不能識。不能及也。

三三上坎下坎

水游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游音薦

習坎者水由此達彼也上坎水下坎水是水由此而游至於彼由彼而游至於此游而流通習坎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聖賢之事乃成已成物兩端成己者德行也成物者教事也德行不常則大道難入教事不習則學人不悟以是於德行日就月將溫故知新愈久愈力期必至於深造自得而後已於教事漸次開導明提暗點愈入愈引期必至於學人通徹無疑而後已蓋德行者身心性命之學最精最細毫髮之差千里之失惟常之則窮理盡性至命而已可成矣教事者承先啟後之事至切至要講論不明誤人前程惟習之則探賸索隱闡幽而物可成矣但教事本於德行教事即教其德行之事能常德行方能習教事若不能常德行則教事無本先常德行而後習教事常於己者如是習於人者亦如是猶之水游由此達彼總是一水無處不可流通也

三三下離下離

明雨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者日明之謂上離日下離日日之運用夜則入地而內明晝則出地而外明一明而有兩作此離之象也大人有見於此知人不能明內則必不能明外先明內如是明外亦如是以是明內已畢又繼其明而照於四方也明者明內也繼明者又明外也明者何明明即其本來一點虛靈不昧之德耳能虛能靈內德已明誠於中而達於外無物能瞞無事有累照於四方如在掌上大地裏黃芽長徧滿世界金花開綻左之右之頭頭是道內外通徹其明不息方且自明明德而止於至善矣但繼明照四方非是空空無為即便了事其中有增減之功曰明照者以明而照也明不能照於四方其明不大不為繼明既明內又明外明而必如日升虛空下照萬物萬物莫能蔽其明方是真明方是繼明若稍有些子照不到即有些子蔽其明明能照於四方縱橫逆順皆不得得其照無處不通無處有傷明明德之功盡矣

三三上兌下艮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咸者感也上兌澤下艮山是山上有澤也澤本虛山本高高能虛感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山上不虛不能有澤人心不虛不能感物以是虛其己之所有而受益於人焉紫陽云休施巧偽為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他者人也人非世間之凡人乃我本來不死之真人因交後天走於兇家掩埋已久迷而不返間或一顧學者執着後天當面錯過不能受之此其故皆由不能煉己不能煉己私欲滿腔牙塞靈竅實而不虛總有人來無處容納脩道君子煉己持心除去一切後有滓質而心虛矣心虛則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即能受人之益而實其腹我以虛感彼以實應小往而大來金丹自然凝結亦如高山上虛受澤之潤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三三上震下巽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恒者久也上震雷下巽風是雷動風隨風雷相搏雷得風而聲達遠風隨雷而吹有力此恒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雷性剛猛風性柔緩剛柔相濟故能鼓動萬物人之剛性屬陽柔性屬陰陰陽相需即能久行其道以是立不易方焉立者果決主意一定也方者方所當行之道也天下學人果決行事者有矣果決而不知當行之道者有矣知當行之道始勤終怠中途變計而易其方者亦有矣凡此皆無經久不易之志必不能行經久不易之道君子以身心性命為一大事知其成經久不易之道必須立經久不易之志法雷之剛烈微風之柔緩擇善固執循序漸進愈久愈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萬有皆空止於其所故能深造自得陰陽混合經久而不壞也

三三上乾下艮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遜者人莫能知之謂上乾天下艮山是天下有山也天高山低天能容山山不能近天此遜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招災惹禍為小人所傷者皆由器量曲狹不能容物之故以是遠小人不惡而嚴焉遠小人者非是遠避於小人乃使小人自遠之不惡者寬以應物也嚴之者剛以處己也蓋以脩道君子量天如天包羅萬有俯視一切無物不容處世而不滅世居塵而能出塵未嘗見惡於小人然其操守異眾品行絕倫絲毫不苟正氣常存不遠小人而小人自遠之亦如天下有山山雖高而不能近天也天下萬物之中至高至大者莫如山至高至大者且能容之而況不高不大者乎脩道者有容山之量方能執天之行脩天之道不遜而遜庶乎不為萬物所傷矣彼世間假道學之流量如芥子毫末之物容納不得磕着撞着燥氣便發無怪乎為小人嫌忌而魔障不離也

☳下乾上震

雷在天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大壯者大其所壯也上震雷下乾天是雷在天上也雷為剛烈之物其氣最壯升於天上震驚一切壯氣更大此大壯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雷隨時升天能以生物人順理行事能以立德以是非禮弗履焉禮者動靜之節進退之序為修身應世之規範凡人師心自用任性作為或妄想貪求恣情縱慾皆是非禮非禮之履不但不能大而且不能壯即或有壯亦是乘真入假之壯壯非所壯大不壯矣若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禮而履非禮不履則所履者禮禮者理也理者天也履於天理人欲不生一步一趨皆合妙道與天為徒與雷同功居於五行之中而不為五行所拘處乎萬物之內而不為萬物所傷其壯顧不大哉

☶上離下坤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晉者進也上離日下坤地是日出地上也日本明地本暗明出地上由暗而明晉之象也君子有見於

此知日入於地又能出地人昧其德亦能明德以是自昭其明德焉昭者明也明德者即人本來良知良能之靈性此性本來真空妙有炯炯不昧一交後天氣質之性由明入暗失其本體矣但不明由於自昭明亦由於自是在自昭不昭耳若果自知昭明即使能明急須下手脩為除去一切積滯解脫萬般塵情從實地上用工夫戒慎恐懼防微杜漸人心自去道心自彰氣質自化真性自現仍是當年圓陀陀光灼灼淨潔潔赤洒洒一個虛靈不昧物事了也

☷上坤下離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明夷者明而夷藏也上坤地下離日是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暗中有明明夷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處於眾人之中用明太過驚愚駭俗易取毀謗以是蒞眾用晦而明焉蒞者以明而臨蒞不明也晦者韜明而養其明也天地生物不齊人眾則賢愚不等邪正相雜一人一性焉能人人而盡善蒞眾用晦是因物付物一體同觀如地之厚德無物不載無物不容順以應之耳但用晦非全不用明之謂乃外晦而內不晦晦中又有明至於賢愚邪正皆能辨之不過和而不流羣而不黨行藏虛實人莫能識亦如日出地上固明日入地內亦明所謂大隱不妨居朝市者是也

☴上巽下離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者一家之人也上巽風下離火是火在內風在外風自火出火燃而風自生風火一家家人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風火一處風生必本於火火燃而風自生人我同居成物必本於己己正而人自化以是言不空言言必有物行不妄行行必有恒謹言慎行則同居者皆亦言物行恒而與我為一家之人矣家人不僅是回家之人凡與我同居同事者皆是物如事也恒有終也言有物者因事而言有指有証言必合理行有恒者有終之行真履實踐行必有成以物而言以恒而行言行無虧內不失己

外不傷人。則同居同事者。俱默相感化。亦如火燃而風自生矣。夫言者心之聲。行者身之律。脩道者有物而言。有恒而行。則心正身脩。性命有寓。方且上下與天地同流。而以天地為一家。豈第家人而已哉。

上離下兌

睽者彼此不合也。上離火下兌澤。是上火下澤也。火性上炎。澤水下潤。火在上而不能熏澤。澤在下而不能濟火。火澤同處而異其性。睽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不可不同乎人。而亦不可過同乎人。不同則驚愚駭俗。取人嫌疑。過同則隨風揚波。落於塵情。以是同中而有異焉。微澤之浸物。混俗和光。物來順應。方圓不拘。而無物不同。法火之照物。邪正分明。應物不迷。內有主宰。而操守大異。外同而內不同。內異而外不異。故能大同乎人。而亦大異乎人。外同者依世法也。內異者脩道法也。所謂脩行混合。且和光。圓即圓。方即方。顯晦逆從。人莫測。教人爭得見行藏者是也。

上坎下艮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蹇者有難而不能前行也。上坎水下艮。是山上有水也。山高多陰。上又有水。陰盛陽弱。蹇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不能進於聖賢大道者。皆由爭勝好強。恣情縱慾。不知遷善改過之故。以是反身而脩德。高身為行道之物。不能反身。身不自主。由物使用。一行一步。皆危難之境。傷生之事。惟反其身。則雄心自化。棄假入真。不為外物所惑。步步腳踏實地。而德可脩。德脩則性定。情忘如山。之不動。不搖。蹇而不蹇。一切艱難苦惱之事。焉得而傷之。但反身脩德工夫。須要知的卦象。水在上。山在下。水在上者。蹇險在外也。山在下者。脩養在內也。見有險而即能反借險脩德。境險而心不險。外險而內不險。險事在彼。脩德在我。以德禦險。險事悉化。借險脩德。行日高蹇。何病蹇。然後能脩德。學者能於反身二字。認得真實。何患有蹇。何患德不能修乎。

上震下坎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解者脫散也。上震雷下坎水。是雷動雨降。雷雨作而陰陽氣通。解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當陰氣結滯之時。須用武火以煅煉。及陽氣已復之時。宜用文火以溫養。各有其時。不得差違。以是於陰氣解散以後。赦過宥罪。順其自然。使其自消自化。而無容強制也。人之有過有罪者。皆由順其後。天味其先天之情。縱慾無所不至。此克制之功。不可缺。克制者。改過消罪。以氣化質耳。及其氣質已化。先天來復。道心常存。人心不起。罪過已無。克制之功。無所用矣。赦之者。赦其已往之過也。宥之者。宥其從前之罪也。赦之宥之。正氣盛而邪氣自無。真者在而假者不來。否則不知止足。猶以罪過為念。終是人心用事。既無過而又招過。既無罪而又引罪。解而又不解。陰險尚在。陽氣不純。所謂却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差者是也。

上艮下兌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損者減去也。上艮山下兌。澤是山下有澤也。山在上。澤在下。山遇澤浸而不亢。澤被山限而不溢。損中有益。此損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暴氣發而為忿。私心起而為欲。忿欲一生。盡壞天真。其害最大。以是懲戒其忿。務使變化氣質。情性和平。如山之穩穩當當。不動不搖。而後已。塞窒其欲。務使消除妄想。心死神活。如澤之湛湛淨淨。無波無浪。而後已。蓋忿為阻道之物。欲為亂道之賊。忿欲若有絲毫。不淨。縱大道在望。未許成就。故脩道頭一步工夫。先要懲忿窒慾。忿欲損去。從此下功。無阻無擋。前程有望。故儒家以克己復禮為要。釋家以萬法歸空為宗。道家以煉己築基為先。三教聖人。無非先教人去其己之忿欲耳。紫陽云。若要脩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煉己者。即煉此忿欲也。持心者。即持守其心。而不生忿欲也。學者能於損真之中。自反而損假。則脩道不難矣。

䷲ 上巽下震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益者增加也。上巽風下震雷。雷動風生。風聲助雷。益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欲益其善。不可不損其過。欲損其過。不可不益其善。益必用損。損以全益。則益而無窮。以是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人之生初。至善無惡。是善者人之本。有過者人之本。無因其昧乎善。於是其過。若見善即遷。而又不遷。遷至於無一行之不善。而歸於至善。矣。有過即改。而又不改。改至於無一事之有過。而歸於無過矣。遷善者能剛也。改過者能柔也。剛必如雷之勇猛。直行柔必如風之徐緩。漸進勇猛自能入善。徐緩自能無過。剛柔相需。故有者仍遷。後起者自化。益而至於至善無惡。渾然天理地位矣。遷善改過之功。豈小焉乎。

䷀ 上兌下乾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夬者決也。上兌澤下乾天。是澤上於天也。澤之水氣上升於天。化而為雨。滋潤萬物。似乎天不自私。決澤下流。夬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天有澤而萬物生。上有澤而下民安。以是施祿及下。使人人皆霑其恩也。但施祿於下者。施其德也。施德不知德。則施之者廣。施之者真。亦如天之無物不覆。無物不生。所謂大德不德。與天為配。若知施德為德。是自居其德。其心有私。施祿不久。不為之德。此施祿者之所最忌也。故君子物我同觀。施德不望報。有德而不居。其德日大。其心日小。決去一切自滿自大之心。亦如澤在天上。降於地下。出於固然也。脩道積功。累行。行等等方便利人之事。如施祿於人也。但行方便利人之事。多無真心。或圖虛名。或圖利賄。或應故事。外似利人。內實不利。稍不如意。怨天尤人。此本無德。而反居德。何得謂之利人哉。試觀天之施澤萬物。豈望萬物有報乎。不望萬物有報。是天有德而不居德。天且不居德。而況常人之德。何可居之乎。凡利益於人者。能傲天之不居德。而德亦有不居者也。

䷲ 上乾下巽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姤者遇也。上乾天下巽。風是天下有風也。天造萬物而不能鼓萬物。得風之吹。而萬物莫不興起。此天借風而遇萬物。姤之象也。后有見於此。知天與萬物相遠。不易相遇。得風之吹。不遇者而即遇。為上者與下民相遠。不易相遇。有命以誥。不遇者亦能遇。以是施教化之命。誥於四方。焉。四方其遠。風俗不一。焉得人人而化之。惟施命則人人尊其所命。遐邇感化。亦如天下有風。無方不到。無物不入。后即天也。命即風也。風到處物起。命到處民化。后亦一天矣。聖人教人之道。亦猶是耳。后誥四方有命。聖人教後世有經書。以經書留後世。學人聞者鼓舞。見者惕厲。方且百世而下。莫不興起。與聖人相晤對。豈第當時四方而已哉。后也。聖人也。無物不愛。無物不感。皆執天行者也。

䷁ 上兌下坤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者聚也。上兌澤下坤地。是澤上於地也。澤在地而上於地。凡地上之物。莫不得其滋潤。而皆榮旺焉。但澤水有限。潤物不久。物有時榮旺。即有時不榮旺。此萃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至於五行攢簇。還元返本。一切後天之物。皆順聽其命。若不知防危慮險。久之聚者仍散。得而復失之患。必不能免。以是除戎器。以戒其不虞。焉。除者脩也。戎器者慧器也。慧器也。即神明默運之功。當先天凝聚。已不為後天所傷。然必消盡。劫輪迴種子。方能性命堅固。倘有一點滓質未盡。日久後天又發。先天仍散。此戒備之功。不可缺。能除戎器。戒不虞。則主人公常在。命實不傷。久而五行混化。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永為金剛不壞之物矣。保萃之道。貴乎哉。

䷁ 上坤下巽

地上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升者增升也。上坤地下巽木。是地中生木也。木自地中而生。漸次出地。升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不能高大其德者。皆由不知順其德。而恃其德。不順其德。舍其近而求其遠。懸虛不實。永無增升之日。以是順德積小以高大。高者積者高之漸。小者大之由。順時順理。是謂順德。能順其德。防微杜漸。戒慎恐懼。小善必為微惡。必去。愈久愈力。工夫不歇。日積月多。自小而漸至於高大。亦如地中生木。始而在地中。漸而出地。外又漸而幹立枝盛。又漸而高大成材。高大之材。豈一朝一夕之功哉。一切學人。不肯下實落工夫。方纔進步。便想成道。未曾入門。即欲入室。如此存心。是不順德。而順欲也。能到的高大之處。卦象坤巽合成。漸進而順行。所謂深造自得者。不在此乎。

三三 上兌下坎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者窮也。上兌澤下坎水。是澤漏水流。澤中無水困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澤無水則澤空。人無志則道窮。以是致命而遂其志焉。致者極也。命有氣數之命。有道德之命。有道義之命。有道義之命。天地所造。後天也。道義之命。造乎天地。先天也。先天之命。本是乾家之物。因交後天。入於坤宮。化而為坎。坎中一陽是也。此陽一陷。命實潛藏。一身純陰。困莫困於此矣。致命者。極其後天之命。遂志者。遂其先天之命。立志以致命。致命以遂志。氣數在彼。造命在我。借後天返先天。盡假命。立真命。無中生有。殺中求生。由困而通。亦如澤中無水。而又有水。卦象兌金。自坎水而出。祇取水中金一味者。亦不在此乎。

三三 上坎下巽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者取其養人也。上坎水下巽木。是木上有水也。水升於水上。木有水而滋潤。嫩脆得其所養。井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民不可不養。既養不可不教。以是法水之流而不息。使民躬耕力作。飽食煖衣。以養身。儆木之藪而成材。教民知禮明義。和睦相助。以養心。身心俱養。返樸歸淳。忘其勞苦。一道同風。入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域矣。人之身即國也。人之精神即民也。整頓精神。日夜行道。即勞民也。遷善改過。去妄存誠。三家相見。四象和合。即勸相也。勞之所以忘其假。勸之所以脩其真。假去真存。養之道盡矣。

三三 上兌下離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革者更變也。上兌澤下離火。是澤中有火也。澤本溼。火本燥。溼太過而有火燥之燥。太過而有溼潤之澤。火一處溼燥相濟。草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立身處世。不能因事制宜。隨時遷就者。皆由不明天道變化之理。陰陽進退之節。以是分春夏秋冬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治而為曆。以明五行之運氣。各有其時。使人人順天隨時。變革太過之行。歸於中正耳。蓋天有運行之時。人有當行之時。時有遷移。道有變化變化之道。即與時偕行之道。與時偕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亦一天行矣。

三三 上離下巽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者取其煅煉也。上離火下巽木。是木上有火也。木火一處。煅煉諸物。鼎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鼎所以烹物。非木火之功。不能成。熟道所以載命。非巽明之功。不能凝結。以是正於當居之位。漸次脩持。而凝其命焉。正者不偏不倚。不隱不顯。不賤不貴。不聚不散。命者先天祖氣。能正於位。則所位者正。以漸而入。以明而行。仁義禮智。根於心。四象和合。五行攢簇。氣足神全。而命凝矣。凝命之道。全在正位工夫。不能正位。是不知元關。不知元關。便不知命。不知命。而看空執相。認假為真。入於旁門曲徑。不但不能凝命。而且。有以傷命。命為先天正氣。命即是正。正即是命。正位者。即是謹守元關。一點正氣。文武煉日乾夕惕。不使有些子客氣。雜於鼎爐之中。不正而必期其正。不凝而必期其凝。由勉強而歸自然。由散亂而復整齊。一正位而凝命之功盡矣。但患人不能正位耳。果能正位。即能

凝命所謂言語不通非眷屬工夫不到不方圓也

三三上震下震

海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雷者動也取象為雷上震雷下震雷是雷聲發動自此而游於彼由彼而游於此此雷方息彼雷又發雷雷相續震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妄念豺生此念未息彼念又起念念相續亦如游雷之動轟轟轟不已若不能脩省傷天害理棄真入假不至自喪性命而不止以是恐懼脩省務使正念滋長邪念消滅不使有纖微之疵宿於方寸之中蓋一念之動善惡所關吉凶所係天堂地獄分之惟能恐懼於未動脩省於已動防危慮險十二時中無敢稍有懈怠善念則存之惡念則去之存而又存去而又去惡念去盡純是善念至善無惡雖終日動不得於動動而歸於渾然天理之地矣

三三上艮下艮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者止也取象為山上艮山下艮山是此山而兼彼山彼山而兼此山千山萬山總是一止艮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秉彜之良即人所以為人之位當終身居之而不可須臾有離者以是儆兼山之象思而不出其位焉人之應世接物脩道立德窮究實理辨別邪正不能無思但思其正則在位思其邪則出位千思萬思貴乎止於其所不失其本來之真耳脩道者果能在位而思道心常存人心永滅一切塵緣外物皆不得而動之何害於思彼世間空無為孤寂守靜之輩雖云忘物忘形一無所思絕不關乎身心性命之道亦係出乎其位位字从人从立人立則不動止於其所矣止於其所之思具眾理而應萬事雖終日思之未嘗出位猶如無思噫知得一萬事畢若不知一思即出位天下學人知一者有幾人哉

三三上巽下艮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漸者徐緩也上巽木下艮山是山上有木也山上之木形必高大高大之木非一朝一夕而長成此漸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德為人之根本善為人之至寶不能持守其德則德不賢不能變化氣質則善不大以是儆山之穩定截然放下居於賢德而不遷移法木之生長不急不緩漸化俗氣而歸至善焉賢德者至善之本性俗者舊染之俗氣俗不必拘於民俗凡人七情六慾貪嗔癡愛一切俗情皆是也居賢德日用常行無事不賢無處不德以賢德為居身與賢德為一不動不搖止於至善矣德善則一切俗情舊染亦漸次消化變為真情不隱不瞞而俗歸善矣蓋以真者既復假者自化真即在假之中假不在真之外賢德而俗必善自然而然居德善俗俱用漸者因人心用事已久道心不彰雖居德而不能遽然居之穩善俗而不能遽然善之到居德不穩不謂德賢善俗不到不謂俗善居德必至於無一德之不賢方是居之穩善俗必至於無一俗之不善方是善之到德賢俗善先天足後天化祇有善德別無他物返樸歸醇如山之穩定如木之亭立有為事畢無為事彰從此別立鼎器再置鉗錘用天然真火溫養聖胎可以入於神化不測之域矣

三三上震下兌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歸妹者交合不正也上震雷下兌澤是澤上有雷也雷主震動澤主平靜以雷驚澤動撓其靜澤水外溢陰陽交合不正歸妹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陰陽有真假作為有是非真陰陽交出自然能以永遠假陰陽交出勉強終不久長以是欲永終而先須知敝也永終者永於久遠之終知敝者知其不正之敝繫辭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命之道全在窮理上定是非窮理者即窮此陰陽交合之理耳先天後天所爭者毫髮之間這邊是先天那邊是後天後天陰陽未嘗不交但交而不正無終有敝如世之言漢或心腎相交或任督相交或子午升降或男女採取或鉛汞燒煉或調和呼吸如此等類皆

是認假為真強求其合。妄想長生反而促死。其蔽最大。脩道者欲求永終之事須先知蔽能知其蔽則不為邪說淫辭所惑。再求永終之事庶乎近焉。

☳上震下離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豐者足盛也。上震雷下離火。是雷電皆至。雷以震之。電以照之。雷電相濟。威明並行。豐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處世間。認假棄真。以苦為樂。貪財好色。喪德敗行。作孽百端。入於昏暗不明之地。如犯罪在獄待時受刑。原其故皆由不知辨別真假。以是微電光之灼照。窮究性命幽深之理。分別邪正。如折獄之折。既辨其假中之真。又辨其真中之假。真知確見。不至於似是而非。非法雷霆之剛烈。剷除容邪之氣。整頓精神。如致刑之致。無罪者解脫之。有罪者殺戮之。果斷直行。而不至於姑息養奸。折獄者用柔細辨。致知也。致刑者用剛決。力行也。聖賢身心性命之學。致知力行兩端。知而不行。不能成道。行而不知。反誤性命。知而後行。明而後動。行以全知。動以驗明。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學者若能折理如折獄之折。果行如致刑之果。何患不到富有日新。道德豐盛之地耶。

☶上離下艮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旅者過而不留也。上離火下艮山。是山上有火也。山上有火。燃不多時。一過而已。旅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獄事關乎人之性命。治獄不明。則冤屈難伸。用刑不當。則殃及無辜。以是微火之灼照。明辨其屈直。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在負罪者甘於受罰。微山之敦厚。謹慎其刑法。可輕則輕。可減則減。在執法者用刑不濫。既明且慎。隨治隨結。不留疑獄。而過於苛刻也。脩道之用明者。所以破妄也。謹慎而不過用其明者。所以養真也。明之慎之。妄去真存。可以住火停輪。去有為而就無為。亦如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倘不知止足。瑣瑣不休。既无妄而又招妄。反起心病。何得到一了百當地位哉。卦象山上有火山為

體而火為用。可明則明。可止則止。明不離止。自明明德。而止於至善矣。

☴上巽下巽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者漸入也。其象為風。上巽風下巽風。是此風先起。彼風隨後。以風隨風。巽進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與人同處。不能無事。既有事不能無行。凡行事須當從容。不迫。倘行事急遽。而不與同事者。預先申明。其所以然。則人不我隨。行事不成。以是先申命而後行事。馬申者申明也。命者命告也。事者如脩德之業。積功累行。苦己利人之類。凡人所當行者皆是也。命不必拘。為上者申命於下。凡尊長首事者。告示於卑。下眾人俱謂命。未行事而先申命。則眾人知其事在當行。一人倡前。眾人隨後。行事未有不成者。亦如風隨風。風風相續。並行而不相悖。此君子與人為善之道也。

☵上兌下兌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者和悅也。取象為澤。上兌澤下兌澤。是兩澤相麗。彼此浸潤。兌悅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其性命之道。最深。毫髮之差。千里之失。以是與朋友講習。為朋友者。同道同心之人。理不講不明。講不習不精。此講彼習。彼講此習。反覆辯論。來往追究。刻入浮進。而後有得。蓋一人之知識有限。眾人之意見無窮。我有不知。借朋友以講明。朋友不知。借我以講明。講而又習。不知者必知。不精者必精。得心應手。何患不到深造自得之地乎。

☵上巽下坎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渙者散亂也。上巽風下坎水。是風行水上也。風性善入。不能入水。水性下流。不受其風。彼此不合。渙之象也。但風雖不能入水。能順水性。而吹水。雖不受其風。能隨風吹而揚。又有濟梁之象。先王有見於此。

知人性命秉於天。身體受於親。雖尊卑貴賤。各不相同。善惡邪正。各不相等。然其秉受根本則一。以是享帝敬其天。立廟祀其祖。使人人皆知敬天祀祖。不忘其根本。耳。根本不忘。本立道生。改過從善。風移俗易。渙散者合而為一。先王濟渙之道大矣哉。脩道者能知先王濟渙之意。敬天而不違天。報本而不忘本。殺中求生。害裏尋恩。則四象可以五行。五行可以攢。仍是生初本來面目。何渙之有哉。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節者有限也。上坎水下兌。澤是澤上有水也。澤容水有限。太過則溢。節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一行一止。以立德為本。不得任性而行。是謂節。但有隨機應變之道。若執一節而終。其行不通。反傷於德。此節之不可不辨別也。以是制度數。議德行。高制者裁取也。議者辯論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而為四時。八節七十二候。各有界限。此度數也。人秉陰陽五行之氣。數而生。即有此五行之德。行而不失其德。即德行也。君子裁取陰陽五行。盈虛消長之數度。議論仁義禮智信之德行。使人知宜仁。即仁。宜義。即義。宜禮。即禮。宜智。即智。宜信。即信。又議論其五德。一氣陰陽互用。不偏不倚。凡此者。蓋欲人體天地之德。為德。四時之行為行也。性命之學。火候工程。全是造化數度。合其數度。能脩天德。即是德行。失其數度。有違天德。即是德喪。喪德之行。行而無節。以假為真。以非為是。縱能固守一節。亦是着空執象。終無益於性命。制之議之。君子開物成務之心深矣哉。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者中有信也。上巽風下兌澤。是澤上有風也。澤形上仰。風性善入。以風吹澤。澤受風吹。如有所感於中。中孚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獄事關乎人之性命。稍有不謹。便傷無辜。以是於獄成之後。不遽加刑。雖罪在不赦之條。猶必緩其死。而再議之。求其死中之生路。取脩道者探蹟索隱。鉤深致遠。以窮

奧妙之理。必須真知灼見。無一毫疑惑於胸中。如議獄也。理明於心。腳踏實地。心死神活。漸次脩持。不求遠效。如緩死也。議之者所以死中求生。無罪者脫之。有罪者刑之。生所當生。死所當死。倘議之不精。中無主見。自信不過。何可冒然而死之。緩之者正於死之中。更辨其死之可否耳。蓋以生之道固難。死之道亦不易。倘不緩死而速死。急欲成功。恐入寂滅頑空之學。是在議而後死。死時又議。是非邪正了然於心。方不致有似是而非之錯。卦象上巽風漸次而進。下兌澤和悅而行。漸則能緩。和則能議。能議能緩。信於內而行於外。下一番死工夫。消盡後天一切滓質。露出先天本來面目。何患不到長生之地哉。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小過者小之過也。上震雷下艮山。是山上有雷也。雷在天上。其聲遠達。雷在山上。其聲隱暗。小過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修道者日用常行。須宜自小。不可過大。特以小可過。而大不可過。以是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行本不宜過恭。但恭則不侮於人。傲慢不生。不妨過乎恭。喪本不宜過哀。但哀則心有惻隱。重其性命。不妨過乎哀。用本不宜過儉。但儉則不棄天物。常常守分。不妨過乎儉。三者皆小過之事。過而不過。此小事則然。若夫性命大事。須要知進退存亡之機。盈虛消長之理。毫髮之差。千里之失。何可稍過乎。卦象山上有雷。山靜雷動。靜以運動。動本乎靜。其小可過。而大不可過。可知矣。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者。事已濟也。上坎水下離。是水在火上。火本寒。水本燥。以火煎水。寒氣化。以水制火。燥氣息。水火一處。既濟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顛倒陰陽。取坎填離。陰精化而真精生。識神滅而元神存。以精養神。以神攝精神。相戀凝結不散。還元返本。不濟者既濟矣。然還元返本。祇完的前段工夫。若不用天然真火。煅煉成真。既濟極。而又不濟。前功俱廢。以是思患而豫防之也。患者即陰陽不濟。

之患當正濟之時。直陰真陽合一。外來客氣不得而傷。然雖不為客氣所傷。而一身後天之氣。猶未退去。若不知沐浴溫養。早為防閑。客氣乘間而發。後患必有。思有患而豫防之用。加減抽添之功。拔盡厯劫以來根塵。陰盡陽純。成金剛不壞之物。直至打破虛空。方為大休大歇之地也。

三三下離下坎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未濟者事猶未至於濟也。上離火。下坎水。是火在水上也。火在水上。火不能烹水。水不能制火。水火異處。未濟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一交後天。真者昧而假者出。身心不定。精神昏濁。燥性發而慾念生。以苦為樂。無所不至。未濟極矣。然聖人有後天中返先天之道。特人未思其濟耳。若欲其濟。即能濟之。以是慎辨物居方焉。物者先天後天。陰陽真假之物。方者先天後天。陰陽真假所居之方。慎辨物之真假。必須了然於心。真知灼見。毫無一點疑惑。而後已。此格物致知之功也。於物之真假。使其各居其方。真者真而假者假。兩不相混。此正心誠意之學也。既辨物而明乎理。又居方而不行險。陰陽不雜。真假各別。未濟中即有濟。亦如水流湮火就燥。各濟其所濟。彼此不同塗也。蓋先天陰陽所以成真身。後天陰陽所以成幻身。當其未濟。先天後天。陰陽相雜。真假相混。能辨其真假。則知先天有先天之方。後天有後天之方。判然分別。不得以後天之物。誤認為先天之物。強求其濟也。慎辨二字。大有深意。辨之須要無微不入。無幾不研。不得稍有些子放過。特以先天後天。所爭者毫髮之間。這邊是先天。那邊是後天。易於錯認。惟謹慎而細辨之。纔能認得真切。纔能知的各有其方。知的各有其方。即能使各居其方。能使各居其方。則先天可保。後天不發。未濟即能濟。顛倒之間。真陰真陽相合。水火相交。聖胎有象。聖人以未濟卦序於終者。蓋欲人於未濟之時。窮究實理。急求其濟耳。噫。烏龜天上走。朱雀地下飛。這箇啞謎訣。幾人悟精微。

孔易闡真卷上終

孔易闡真卷下

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體述

後學孫明空重刊

雜卦傳

三三乾三三坤

乾剛坤柔

乾者健也。健而又健。剛之至矣。取象為天。物之至剛者莫如天。天之為道。一氣上下流行不息。亘古如斯。惟其體剛。故能始萬物而易知。人資天之氣而始。即具此剛而易知之德。剛者正氣也。而命寓焉。脩道者造命之學。即養此剛健之正氣耳。養正氣必如天之易知。不為物屈。而後正氣常存。命實堅固。與天為徒矣。坤者順也。順而又順。柔之至矣。取象為地。物之至柔者莫如地。地之為道。至厚至靜。至卑至下。永久不變。惟其體柔。故能生萬物而簡能。人資地之氣而生。即具此柔而簡能之德。柔者真心也。而性寄焉。脩道者脩性之學。即脩此柔順之真心耳。脩真心必如地之簡能。無物不載。而後心地虛靜。真性不昧。與地為配矣。蓋在天為易知者。在人為良知。在地為簡能者。在人為良能。能剛則良知而易不思。而得能柔則良能而簡不勉。而中良知良能。剛柔相合。健順之德。全性命之事。故古人謂金丹之道。至簡至易之道也。

三三比三三師

比樂師憂

比者親比。以陰比陽也。五陰而比一陽。陰不陷。陽而順。陽以禦險。致樂之道也。人之不能有樂者。以其陷真而順假也。若能順真。以化假。則假亦歸真。真何不樂。子師者兵道。以正制邪也。一陽而帥五陰。陽不為陰所陷。而統陰。險中行。順備憂之道也。人之所有憂者。以其能處順而不能處逆也。若能以順而處逆。則逆亦是順。有何憂乎。比以陰而順。陽順陽。即不陷。陽師處逆而行。順行順而陽不陷。陷與不

陷是在順與不順耳一順而致樂備憂無往不利矣

臨觀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者親近也。順中有悅。悅在於順。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不與而與。或與之也。觀者覺察也。順時漸行。漸以行順。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不求而求。或求之也。與必順其悅。求必順而巽與之求之。總是一順所爭者。內順外順耳。外順可以臨物。取彼之懼心。借假而脩真。內順可以觀己。增我之道德。由真而化假。以臨而與。以觀而求。彼悅而我即悅。先與後求。此順道之所以為貴歟。

屯蒙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難而著。

屯者連遭難前也。一陽動於險中。道心發現之時。道心發現。內有主宰。不行險而防險。雖動而不失其居。特以一陽動於坎地。陽氣初復。陰氣正盛。未可妄動。不失其居。正欲待時。以出險耳。蒙者昏昧不明也。一陽陷於陰中。人心已生之時。人心已生。是非相混。不順陽而陷陽。故雜而昏昧。著外然。雖陽氣陷於坎中。陽氣未泯。陰氣方著。正可隨時止險耳。陽動險中。待時而進。陽陷其陽。隨時而退。陰進陽退。陰各有其時。動之止之。不失其時。可以動而出險。止而濟險。陽氣不為陰氣所傷矣。

震艮

震起也。艮止也。

震者一陽進於二陰之下。陽氣順時而起也。取象為雷。雷聲之起。奮發而莫可遏。止雷外有雷。以此雷而及彼雷。千雷萬雷。總在一起。脩道者振發志氣。一往直前。由近達遠。亦必如雷之動。方為剛於起。而不為人欲所牽矣。艮者一陽居於二陰之上。陽氣順時而止也。取象為山。山體之止。靜定而永不遷移。山外有山。以此山而連彼山。千山萬山。總是一止。脩道者斂藏神氣。不動不搖。由內達外。亦必如山之

止方是剛於止而不為境遇所移矣。用剛則震起而果決。動直養剛則艮止而穩定。靜專起之止之。能隨其時無往不可用。剛無處能傷其剛矣。

損益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者減少也。悅於止而止其悅。止其不正之悅。而止於其所。損其柔之有餘也。益者增多也。動之巽而巽其動。進其不能之動。而漸於能。動益之剛之不足也。損其柔之有餘。柔而不至於過盛。益其剛之不足。剛而不至於有衰。然損之益之者。欲其剛柔俱歸中正也。若損益太過。有餘者損。而必至於太衰。不足者益。而必至於過盛。是損益又為盛衰之始也。故脩道者用增減之功。必以剛柔中正為指歸。剛柔中正。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柔一氣。陰陽和合。金丹凝結矣。

大畜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者大有養也。剛於止而止其剛。剛不妄用。隨時而用。可剛則剛。可止則止。止於至善而不遷。大畜而能合時者也。无妄者勇於事也。動之剛而剛於動。動之太猛。任性之剛。不宜剛而剛。不宜動而動。動之固執。而不通。无妄而自招災者也。夫剛在內者。嚴以治己。外不足而內有餘。愈畜愈大。浩氣充塞。養之足而行之通。无妄於內。自无妄於外也。剛在外者。躁以應物。外有餘而內不足。有動有妄。乖和失中。涉於假而傷其真。養之不大。必行之不通也。然則能大畜者。方能无妄。欲无妄者。先須大畜。若畜之不大。而欲行之无妄。雖无妄而實有妄。斯其所取災也。脩道者可不善養浩氣。配義與道。以期其至誠无妄乎。

萃升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者聚也。內順而外悅，順則人欲俱死，悅則躁性俱化。人欲無而真陰現，躁性化而真陽還，陰陽相合，正氣凝聚，金丹有象矣。升者上也，內巽而外順，巽則漸進於道，順則敬謹於行。漸進而不過於剛，敬謹而不過於柔，剛柔相濟，客氣不來，金丹可全矣。但欲正氣凝聚，須要順其悅，先取彼之懼心，彼不悅而他家真實不得順其所悅，正於殺機中，盜生氣早，欲客氣不來，須要巽而能順，先克己之私心，己不克而我家舊染不去，巽而能順，正在順道中行，逆道耳。盜生氣能萃，行逆道能升，能萃能升，真者聚而假者不來，萃至於五行攢簇，升至於至善無惡，有無一，致性命俱了矣。

謙輕而豫急也

謙者虛其所有也，止於內而順於外，絕不用剛也。然止剛而用柔，易於謙之太過，自輕而不知自重，有傷於剛，尤必貴乎順中知止，止於其所謙於外而不輕慢於內也。豫者樂其所有也，順於內而動於外，順行其剛也。然陰順而陽動，易於豫之太過，懈怠而不知防閑，有傷於柔，尤必貴乎動中用順，順守其正，豫於外而不懈怠於內也。不輕則為真謙，不怠則能長豫，不輕不怠，謙以致豫，豫而能謙，動之止之，無往不順矣。

噬嗑

噬嗑食也，責无色也。

噬嗑者，口食物而必合也，動而必明，不使有一行違背乎理，如食物口合齒動，動必有時也。責者，妝飾也，以明運止，不使有一時昏迷，其性如無色妝飾，文采質必以文也，動而不出於明動，而不妄明，而不出於止明，而有養動必本明，動即明也，止出於明止，亦明也，動止皆明，自明明德而止於至善，其明無處不在矣。

兌

兌見而巽伏也，見音現。

兌者一陰見於二陽之上，陽以陰濟剛而不至於過亢，其德和悅，取象為澤，澤之為物，上開下合，滿而不溢，盈而不流，澤外有澤，澤澤相通，浸潤甚多也。脩道者心平氣和，內外如一，有若無實，若虛不滿，不盈，必如澤澤相通，無物不浸，而後謂之和氣外現矣。巽者一陰伏於二陽之下，陽尊陰卑，柔而不至於太懦，其德善入，取象為風，風之為物，氣剛行緩，不疾而漸達，不猛而深入，風後有風，風風相續，循序前進也。脩道者心堅志遠，循序下功，以誠而入，以柔而用，不即不離，必如風風相續，無處不到，而後能以深造自得矣。柔而現外者，和剛也，柔而伏下者，進剛也，能和其剛則剛藏於柔，剛而不至於有餘，能進其剛則柔求其剛，柔而不至於不及，此用柔而不傷其剛，見之伏之，無可無不可矣。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者彼此相隨也，陽動而陰悅，陽隨陰而陰隨陽，陰陽相隨，有故者而即無故，人自先天失散，真性已昧，情慾亂起，已有故矣。今者以震求兌，於殺機中，盜生機情來歸，性仍是無故之物，本來面目也。蠱者，事有敗壞也，陰進而陽止，陰傷陽而陽止，陰陰為陽制，有蠱者，飭即不蠱，人自後天用事，客氣來入，主氣有虧，是有蠱矣。今者以剛制柔於後天中，返先天，明善復初，仍是不蠱之物，天良本性也。無故用隨，陽求陰也，有蠱則飭，陰順陽也，陽求陰，借陰可以復陽，陰順陽，借陽可以化陰，復陽化陰，隨蠱之道，盡矣。

剝

剝者消去也，五陰而剝消一陽，如人順乎後天之陰，剝陽將盡，勢必剝之不已，而壞爛肢體也。復者回反也，一陽回反於五陰之下，如人逆回先天之陽，生機又見，漸可復陽於純，而重現本面也。然剝者即

復之兆反者即不爛之幾能於方剝之時順而止之不使剝陽於盡借此剝餘之微陽別立乾坤重安
鼎爐隨其時而復之則已失者可得已去者能還先天純而後天化更何有剝爛之患乎

晉明
晉書也明夷誅也

晉者明進也由順生明明在暗出如晝而出地之日漸進而上愈上愈明光輝增升也明夷者明傷也
因順敗明明入於暗如夜而入地之日漸退而下愈下愈晦光輝誅傷也一自暗而出明一自明而入
暗所爭者順內順外耳順在內則妄念不生而心誠誠則能明矣順在外則物欲所蔽而神昏昏則失
明矣內順者逆道也外順者順道也逆則生明而明通順則誅明而明晦順逆之間明之得失係之脩
道者可不知其順中用逆之道乎

井困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者養人之道言其時通也通所以達其道然未異化於人先須異化於己己無險而方可濟人之險
蓋養己不到是險中之巽養己已到是巽以出險出險而巽養己畢而又養人其所養不窮矣困者艱
難之境言其相遇也困所以驗其德但未能以濟險先貴能以處險處險能悅而濟險遂悅蓋遇困不
受是悅於行險遇困能受是處險能悅身可困而心不可困雖遇困而亦亨矣遇通養人遇困養己通
時能養人者困時必能養己困時能養己者通時即能養人通困相遇時有變而養亦有變順之逆之
俱皆有養方謂脩道之士也

咸恒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元心之感也內止而外悅悅本於止止以求悅止而能養悅而能行悅止相需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以神交而不以形交陰陽隔礙潛通言其速也恒者有心之恒也內巽而外動巽以運動動必以巽
巽而不懦動而不猛巽動合一心堅志遠不急不緩自有為而入無為功力由漸而頓言其久也夫所
謂無心者無人心也有心者有道心也無人心而陰陽感之速有道心而功力行之久感速則出於自
然無脩無為恒久則出於勉強有作為有為無為各有妙訣總在無人心有道心分之若到大道完
成之後有無俱不立物我悉歸空入於至誠如神之地不但人心用不着即道心亦用不着矣

渙離
渙離也節止也

渙者陽氣陷下陰氣進上陰陽彼此分離也節者險事在外悅事在內境遇有困能止也但陰陽分離
亦有致合之道是在於陷陽之處巽緩以漸濟之耳有困能止即有致通之機是在於險事之中和順
以正處之耳漸以濟渙始離終合正以立節有險亦通然渙者皆由不知有節之故若能知節非禮不
履非道不處非義不行境遇在彼造命在我何渙之有故卦德渙之險在內節之險在外也

解蹇
解緩也蹇難也

解者陽氣出險而緩也陽氣出險坎中一陽震動正陰氣退散陽氣難緩之時陽氣難緩己不為陰氣
所傷可以點化羣陰矣蹇者陽氣在險坎中一陽尚藏正陰氣旺盛陽氣困難之時
陽氣困難非可急求出險須當靜養微陽矣解之點化羣陰者以其陽氣雖出險陰氣猶未消禍根尚
在即能一時得緩不久又為陰陷解而又不解尤必貴乎出險之動用增減之功借陽以退陰陰氣退
盡陽氣復全方是真解蹇必靜養微陽者以其陽氣在於坎陰氣障其陽若強脫險不但不能脫險而
且有以致險不蹇而亦蹇是必貴乎險中之止用防閑之道借陰以保陽陽氣不失陰氣漸退方能無
蹇陽出險而當進陽退陰陽在險而當養陽防陰退陰防陰各有火候隨時而用方不誤事也

睽 睽 睽 睽 睽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者彼此相隔也。火在上而金在下。金火不投。神馳於外。情動於內。因假失真。言其用明於外也。家人者彼此合一也。木在上而火在下。火中生木。元神守內。柔性應外。以虛求實。言其用明於內也。用明於外。火不返本。妄情動而真情昧。用明於內。火已歸根。假化成真。氣性消而真性現。明之一內一外。睽與不睽。一家不一家分之。脩道者。可不迴光返照。以養其明乎。

否 否 否 否 否

否泰反其類也

否者塞窒也。剛氣用外。柔性藏內。正氣散而邪氣聚。滿腔私欲。塞閉靈竅。柔傷於剛。否之由也。泰者通達也。剛氣在內。柔性用外。嚴以治己。寬以應物。其心日小。其德日大。剛以柔用。泰之兆也。外剛內柔。則否外柔內剛。則泰。總是一剛一柔。所單者剛柔內外。反其類而否泰。即分之。剛柔之用。豈可忽焉乎。

大壯 大壯 大壯 大壯 大壯

大壯則止 遯則退也

大壯者剛之太過也。剛於內而動於外。已剛而又進剛。剛而妄動。動必傷剛。壯之大矣。則止者可止。即止。止以養壯。不使剛進太過也。遯者剛之收斂也。止其剛而剛於止。已剛而即止。剛剛而止。所不敗其剛。遯得其時矣。則退者可退。即退。退以避咎。不使陰氣潛生也。蓋用剛之道。未剛須進。剛已剛須養。剛進剛者用壯也。養剛者藏壯也。當動則動。動而進壯。當止則止。止而藏壯。以時而行。不失其正。動固壯。止亦壯。遯固養。壯亦養。無往而不可。剛無往而有傷剛矣。噫。明進退。知止足。豈愚昧而能為。識急緩。慮吉凶。須匠手以斟酌。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者有之衆也

大有者有之衆也。健於內而明於外。實腹之後而能虛心。能虛其心。則元神守室。以火煉金。金遇火而還。元生明。太藥成就。萬理畢集。信步走去。頭頭是道。以明成健。大有而愈。有其所。有者甚衆也。同人者與人親也。明於內而健於外。虛心之後。而又實腹。能實其腹。則正氣常存。以金養火。火遇金而返。本不燥。陰陽相和。內外合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健濟明。同人而人同。其所同者。最親也。健而明。以火煉金。明而健。借金返火。金還火返。金火同宮。金即是火。火即是金。健明如一。有即能同。同而愈。有是謂大。有是謂大同。大有大同。有陰有陽。有虛有實。有人有我。大小無傷。剛柔兩全。渾然天理。一氣流行。性命雙脩之道畢矣。

革 革 革 革 革

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

革者去其故而不用也。去故之道。金在上。火在下。以火煉金。去其金之濁氣。而返於陽耳。人之妄情。為陰。金人之真情。為陽。金以元神之真火。煨去妄情之陰。金妄情去。而真情現。是謂無情之情。永為不壞之金。所謂火煉金明者是也。鼎者煨其物而取新也。取新之道。火在上。木在下。火中成木。化其木之濁質。而歸於真耳。人之氣性。為陰。木人之真性。為陽。木以元神之真火。煨去氣性之陰。木氣性化。而真性現。是謂無性之性。永為無烟無焰之木。所謂火中生木者是也。革故鼎新。假者去而真者來。金木交併。性情相合。還元返本矣。然必先革。故者先煉。已虛心以待時也。後鼎新者。後採藥實腹。以結丹也。可知未虛心而不能實腹。而又當虛心。明之一內一外。性情皆化為真。有為無為。一以貫之也。

小過 小過 小過 小過 小過

小過過也 中孚信也

小過者小者過也。止以運動。動必本止。外虛內實。實藏於虛。小者過而大者不過。可止則止。可動則動。

動不離止。止於至善無惡之地矣。中孚者中有信也。悅而漸行漸以通悅外實內虛以虛求實信於中而行於外以誠而入以柔而用漸進於深造自得之地矣。然不能自小者亦不能信於中不能忠信者亦不能小之過小過中孚虛而實實而虛虛實並用動止相需悅巽如一過而不過信在其中何患脩道不成乎。

豐三三旅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疑是旅寡親今作旅寡親解。

豐者盛大也。既明且動動以行明。明動相資。明之足而行之大。豐之極矣。豐極易於自滿自盈不能防閑。明過傷其明。動過敗其行。故多故也。多故則事有反覆行必顛沛矣。旅者一過而不久留也。既止且明明本於止。明止相需止而有養。明而不傷萬事一旅也。旅事即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止於內而不止於外。明於己而不明於人。故寡親也。寡親則物來順應事不過留矣。是在保豐者。豐其明而又貴旅。明明不妄動行旅者旅其明而又貴豐。明明不立止。豐以旅為用旅以豐為體。或動而用明或止而養明。動止皆得其正可以不傷其明矣。

離三三坎

離上而坎下也。

離者一陰麗於二陽之中。外實內虛體剛而用柔。其象為火。火性焰上故離上也。坎者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外虛內實體柔而用剛。其象為水。水性流下故坎下也。人之燥性如火。一有觸犯爭勝好強。予聖自雄肆無忌憚亦火之焰上也。人之慈心如水。妄念自端棄真入假。逐風揚波入於下流。亦水之流下也。聖人教人慈念者即懲此燥火耳。教人空寂者即窒此慈心耳。燥心懲而火返本則心虛而生明。元神不昧欲心窒而水歸源則腹實而無險。元精不漏神明精粹真水真火彼此相濟陰陽相合。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矣。

小畜三三履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者言其畜之寡也。柔巽畜健雖剛亦柔。其畜不大其行不遠。履者言其不下處也。悅於履健雖柔亦剛。其志能專其行自力。蓋小畜之健在內。真陽未傷為上德之人。可以有為者。乃以小而畜浩氣不振。甘居卑下。自暴自棄。坐觀成敗。必至陽極而陰潛。生吉中而凶暗。藏剛為柔。銓有能者歸無能矣。履之健在外。真陽已虧為下德之人。係無能為者。乃能悅於履健。以己求人。從容進步。久於其道。不即不離。必至自近而可達遠。自卑而漸登高。柔得剛濟。無能者亦有能矣。然則脩真之道。不論人之才德高低。祇論其有志無志耳。無志雖才人智士皆所不能。有志雖愚夫愚婦俱能為之。所謂悟之者立躋聖位。迷之者萬劫沉流也。

需三三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者待時也。健在險中。遇險能健。險之在彼。健之在我。欲取於人。不失其己。故需而不進。不進待時。特欲取真陽出坎耳。訟者爭勝也。險在健中。因健有險。內而陰毒外而兇暴。不但損人而且傷己。故訟而不親。不親好強。終必自陷。真陽於坎矣。不進健而健無傷。反借險以養健。不親人而人不親。反用健以招險。同一健也。同一險也。健於內有險可以無險。健於外無險亦自致險。一內一外。禍福隨之。脩道者可不潛養天德以防其險乎。

大過三三頤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以過以下卦不反對先儒。

大過者陽太過也。巽於內而悅於外。陽極而陰即入。陰一入而人心起。見景生情。順其所欲。性亂命搖。故曰顛也。頤者取其養也。動於內而止於外。陰極而陽復回。陽一回而道心發。內有主宰。遷善改過。止

於其所故曰養正也。脩真之道。始終養正之道也。實腹而能虛心。虛以養實。正而可以不顛。虛心而能實腹。實以濟虛。顛而可歸於正。故太過之象。內實外虛。示其實必求虛也。頤之象。外實內虛。示其虛必求實也。或先實腹而後虛心。或先虛心而後實腹。虛實兩用。有為無為之道。盡養正之功。畢矣。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漸者徐緩之義。脩道貴乎徐緩。徐緩則止於其所。從容不迫。循序漸進。煉已待時。如卦象少女而配長如女待男行而後歸。此陰陽交合之正。夫婦之真。久則成事情性。如一陰陽混合也。歸妹者急速之義。脩道忌其急速。急速則妄猜私議。不窮實理。任性造作。躐等而求。如卦象少女而求長男。女非其時而苟合。此陰陽交合不正。夫婦之假。久則敗事。以女而終。獨守孤陰也。脩真之道。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有火候。有工程。必須用漸脩之功。方能深造自得。若急欲成功。冒然下手。其進銳者。其退速。安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乎。欲成大道。舍漸脩之功。餘無他術矣。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者陰陽已濟也。水上火下。水火烹煎。水得火而不寒。火得水而不燥。水火來往。乾坤為體。坎離為用。良知良能。健順如一。精神相繼。陰陽混成。故曰定也。定則陰陽俱歸黃道。一氣流行。生機常存。而不息矣。未濟者陰陽相離也。火上水下。水火異處。水下流而火上炎。水不能制火。火不能煎水。良知變為假知。燥性發矣。良知變為假能。慙心生矣。燥性即火。慙心即水。燥性用外。慙心藏內。性亂命搖。陰陽不濟。故曰男之窮也。男窮則陽為陰陷。假者用事。真者埋沒。而不彰矣。但既濟之道。乃陰陽濟極之時。濟極將不濟。須用無為之道。以保濟。保濟之功。用天然真火。煨去後天一切滓質。陰氣化而陽氣純。大丹成熟。脫胎神化。入於不生不滅之境矣。未濟之道。乃陰陽未濟之時。未濟須求濟。當用有為之功。以致

濟。蓋坎中所陷真陽。原是乾宮之物。離中所藏之陰。原是坤宮之物。今者於坎宮慙水之中。取出一點真一之陽。水撲滅離宮之燥火。於離宮燥火之中。取出一點虛靈之真火。煨盡坎宮之慙水。取坎填離。以離歸坎。真陰真陽彼此和合。真水真火兩不相離。未濟而至於濟。仍是乾健坤順。本面良知良能。原物矣。但保濟致濟。有為無為。其道不同。下手各別。故既濟之義。以明禦險也。未濟之義。險中出明也。以明禦險。防險養明。先天中退後天。所以保濟也。險中出明。以明破險。後天中返先天。所以致濟也。保濟致濟之訣。莫過於此。噫。順則生。人生物逆則為聖。為賢。逆之一字。豈易知乎。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姤者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剛。陽極而陰潛生。不期遇而忽遇。陰氣乘間而入也。夬者決也。以五剛而決一柔。陽陽將純而陰將盡。不強決而自決。陽氣隨時而進也。人自有生以後。一點先天陽氣。藏於幻身之中。日生日長。年至二八。先天氣足。名曰純陽之體。為上德之人。當此之時。若遇明師。指點行無為自然之道。以成後天之功。性了而命亦全。便為無漏真人矣。否則陽極必陰。一陰潛生於純陽之下。陰始其人。始後而設。有為者進陽決陰也。以陽決陰。必先於陰中進陽。進陽正為退陰計耳。陽氣進於九五中正之位。是正位凝命。陽氣已足。陰氣已弱。縱橫逆順。道心用事。金丹有象於此。點化羣陰。如貓捕鼠。但一切羣陰。皆化僅有一點陰氣之根。未消猶足為道累。聖胎雖結。不能脫化。古真云。一毫陰氣不盡。不仙。正言此羣陰之根也。羣陰之根。為何根。即人心識神是也。識神者。歷劫輪迴之種子。生生死死之根蒂。其權最大。其根最深。在始為初生之一陰。在夬為決終之一陰。始時他先發。夬時他後去。生人者是他。死人者是他。人多貪戀。不肯果決。除去即欲去之。亦不易於去之。之道健而能和。剛以柔用。不即不離。勿忘勿助。待其量類已盡。勢孤力單。一決即去。拔去。歷劫禍根。現出父母未生以前。本相圓陀陀。

光灼灼淨保保亦洒洒不生不滅為金剛不壞之物矣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易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陰為柔陽為剛。剛之德主健柔之德主順。健則易知順則簡能。易知即人之良知簡能即人之良能。良知本於天屬命良能本於地屬性。人秉天地易簡之德知能俱良。剛柔兼該性命寓於一身矣。及交後天良知變為假知良能變為假能。陰陽不調剛柔不當性命亂命搖失其秉受天地簡易知能之良。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此良知良能則為君子失此良知良能則為庶人。君子道長君子存之也。小人道憂庶民去之也。蓋君子之道復此良知良能而退假知假能故長。小人之道順其假知假能而棄良知良能故憂。良知良能屬於先天假知假能屬於後天。復其先天之真則了性命入於生路道之長也。順其後天之假則昧性命入於死路道之憂也。六十四卦以乾坤為門戶者示人以剛柔簡易之道也。其餘六十二卦者示人以變化簡易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教人知其不簡易而變化之期歸於簡易耳。變化簡易知能俱良而為君子不變化簡易則知能不良而為小人。君子小人祇在知變化不知變化止分別耳。金丹之道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即逆運陰陽之道也。所謂金丹者即簡易良知良能混成之性。所謂還丹者即還此簡易良知良能之本面。所謂金液大丹者即煅煉此簡易良知良能混成之性。永久不壞也。所謂火候者即六十四卦變化簡易知能俱歸於良之道也。所謂藥物者即剛柔簡易知能俱良之德也。所謂聖胎者即剛柔簡易知能俱歸於良也。所謂脫胎者即剛柔混成簡易不拘知能入神有無不立也。丹經子書千帙萬卷總不外易理。易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總不出此剛柔簡易知能俱良之道。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持以君子能脩此剛柔簡易之道逆運陰陽復還本來良知良能之原物也。一切凡夫小人認假為真順其後天陰陽適以昧其天根自取滅亡已耳。焉知脩此先天逆運金丹。

孔易闡真卷下終

